

大秦帝国

第三部

金戈铁马

上卷

孙皓晖 著

谢有顺 胡传吉 点评

—— 点评本 ——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大秦帝國

点评本

第三部

金戈铁马

上卷

孙皓晖 著

谢有顺 胡传吉 点评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献给中国原生文明的光荣与梦想

——题记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|---|
| 楔子····· | 1 |
|---------|---|

第一章 无妄九鼎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 奇兵破宜阳 千夫长崭露头角····· | 10 |
| 二 秦武王隐隐觉得不妙····· | 25 |
| 三 九鼎梦魇 幽幽血光····· | 33 |
| 四 大雨落幽燕····· | 48 |

第二章 艰危咸阳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修我戈矛 与子同仇····· | 64 |
| 二 风雨如晦大咸阳····· | 72 |
| 三 飘风弗弗 迅雷无声····· | 86 |
| 四 扑朔迷离起雷霆····· | 102 |
| 五 慨其叹矣 遇人之艰难····· | 116 |

第三章 东方龙蛇

| | | |
|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| 邦有媛兮 不让须眉 | 135 |
| 二 | 临淄霜雾浓 | 153 |
| 三 | 东海起大蛟 | 164 |
| 四 | 布衣柴门千里驹 | 175 |
| 五 | 两使人秦皆惶惶 | 185 |
| 六 | 几番折冲 大起战云 | 202 |

第四章 鏖兵中原

| | | |
|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| 六十万大军压顶函谷关 | 219 |
| 二 | 左更白起临危受命 | 223 |
| 三 | 齐王夜入军营 联军横生波澜 | 238 |
| 四 | 河外大开打 初帅刁迅猛 | 245 |
| 五 | 君臣将士咸阳宫 | 269 |
| 六 | 苍苍五丈塬 师徒夜谈兵 | 276 |

第五章 冬战河内

| | | |
|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| 流言竟成奇谋 齐国侥幸脱险 | 289 |
| 二 | 咸阳宫夤夜决策 | 301 |
| 三 | 商旅孙吴秘定策 | 311 |
| 四 | 大型兵器尽现蓝田大营 | 321 |
| 五 | 冬战河内 狂飙拔城 | 335 |

第六章 滔滔江汉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碧水风雪云梦泽 | 354 |
| 二 隐世后墨再出山 | 362 |
| 三 南国雄杰图再起 | 374 |
| 四 江峡大战 水陆破楚 | 389 |
| 五 白起激楚烧夷陵 | 406 |
| 六 楚怀王第一次独断国事 | 415 |
| 七 终以身死问苍天 | 422 |

第七章 兴亡纵横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燕山气象 赫然大邦 | 431 |
| 二 乐毅算齐见分毫 | 439 |
| 三 狂狷齐王断了最后一条生路 | 448 |
| 四 乐毅临机入咸阳 | 462 |

第八章 幽燕雷霆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六百年老诸侯振翼而起 | 480 |
| 二 冰天雪地的辽东军营 | 484 |
| 三 轻锐劲健的燕国新军 | 491 |
| 四 我车既攻 我马既同 | 497 |
| 五 整我六师 如雷如霆 | 507 |
| 六 军前谋国君臣心 | 519 |
| 七 酷刑万刃 瓦釜雷鸣 | 526 |

楔子

秦武王神力，第三部一开头，就是杀气腾腾，符合武王尚武好斗的性格。向洛阳杀来，周室告急。

善借史实。颜率（lǚ，善周旋，秦兴师临周求九鼎（《战国策·东周策》），颜率两度赴齐，成功化解危机。

五月初，一道惊人的军报传来——秦王亲率五万铁骑向洛阳开来！

古老的王城一片平静，没有惊慌议论，没有奔走相告，没有慷慨请战。国人一如既往地古老的井田中默默劳作，收割着已经熟透的稊麦棘麦^①，悠悠然地在收过麦子的田里翻地，为秋日再种做着有条不紊的备耕。王室的作坊依然叮叮当当，官市的交易依然童叟无欺，市人的脚步依然慢条斯理。甚至洛阳城头的王师老卒，也只对连番飞进城门的斥候漫不经心地瞥上一眼，依然抱着锈迹斑斑的斧钺矛戈在阴凉处打盹。

在这幅亘古不变的悠悠图画中，一辆辎车辘辘碾过郊野向王城疾驰。

太师颜率本来正在王田督耕，一闻惊讯立即赶了回来。他最担心的是，新近即位的少年天子能否经得住这次

① 稊（móu）麦棘（lái）麦，大麦小麦。

风浪。天子但有闪失，周室便将彻底被淹没。多少年来，洛阳王室在列国夹缝里腾挪，头上始终悬着不知多少口利剑，大国的威逼，小国的挑衅，从来都没有断过。只是借着“天子”的名义，靠着木然的忍耐，凭着老太师与上大夫樊余小心翼翼的周旋，王室才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灭顶之灾，神奇地在鼎沸的中原悄无声息地存活了下来。然这次非同一般，是天下望而生畏的秦国大军杀来，王室立时有覆巢之危。樊余又隐居归山了，老太师如何不心急如焚？

一路郊野疾行，颜率悲哀地闭上了眼睛，不禁老泪纵横。

六百多年下来，天子部族的周人已经在久远的平静中变得麻木了，变得听天由命了。他们不会像当今战国庶民那样，面对家国兴亡慷慨赴战。甚至也不会像昔年宿敌殷商部族那样，面对亡国大险，在朝歌做最后的殊死一战。文王作《易》，周公作《礼》，几百年安享天下贡赋，周人渐渐变成了温柔敦厚的王化之民，尚武奋激的性格丝丝缕缕地化进了这松软肥沃的广袤平原，纵然天塌地陷，也无法使他们脚步匆匆。按说，目下新天子刚刚即位，在任何一国，这都是主少国疑的动荡时期。可在洛阳不然，不管天子换了谁，是垂垂暮年的老人，还是稚气未脱的少年，国人都安之若素，根本不会生疑生变，仿佛这天子压根儿与自己无关。国人若此，能指望他们浴血护国么？说到底，还得靠老颜率来拼力周旋。可这次老颜率实在是心中无底，甚至连他自己都产生了一种大限将至的恐惧。

“轰——轰——轰——”

辎车刚刚穿过大漆斑驳的红色宫墙，便听洪亮沉重的钟声轰鸣不断，宫城里到处都是急促杂沓的脚步声。老太师心中猛然一沉，脚底一踩，辎车还没有停稳，更不待驭手过来放下车机，已利落下车，踉踉跄跄向钟鼎广场奔来。及至看见

据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，“四十八年，显王崩，子慎靓王定立”，慎靓(jìng)王在位六年，崩。慎靓王在位时间短，作为亦不大。但周赧王更弱，所以作者把慎靓王打造得英勇一些。

那座厚重拙朴的钟亭，他惊讶得愣住了，明明想喊一句，张开口却没了声音。

钟亭下，一个身披大红绣金披风、头戴一顶精美白玉冠、长发披肩的少年，抱着粗大的木柱钟杵，正奋力向大钟猛撞。朽蚀的木屑与厚厚的灰尘激荡飘飞，钟亭弥漫出一片烟雾。少年却全然没有理会这些从未见过的脏物，只顾一下又一下地愤然猛撞，那咬牙切齿涕泪交流血脉偾张的模样，使匆匆赶来的内侍与侍女相顾失色，没有一个敢走过去。

片刻之间，钟鼎广场已经聚了不少臣工，宫女、乐师、嫔妃们也惊惶地挤在一起，像是一团团浮动的红云。王城禁军也三三两两从阴暗幽深的宫门洞中跑出来，部伍不整地聚在四周。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将军随后踉跄赶来，气喘吁吁地站在禁军前列却不知如何是好。大臣们的辇车陆续驶进广场，他们纷纷从车上跳下奔向钟亭。终于，颜率看见两辆华贵的青铜辇车飞进了广场，天子王畿的两个诸侯——东周公与西周公也匆匆赶来了。

仿佛没有听见杂乱的响动，也没有看见纷至沓来的人群，少年依然抱着粗大的钟杵，费力地一下一下地向大钟撞去，满脸是汗，满眼是泪，手与胳膊已被钟杵磨破刺烂，鲜血一滴一滴地溅到大方砖上。

惊呆了的颜率终于清醒过来，大步冲进钟亭，老泪纵横地扯住少年衣角喊道：“我王贵为天子^①，须得为天下臣民保重！”

少年一个踉跄，不由松开钟杵，惨淡地笑着：“天子？臣民？可，可有如此天子？如此臣民？”一声粗重的喘息之后，猛然挺身跃起，一头撞向大钟。一声清脆的金玉交击，伴着

内心愤怒，要召诸侯来应对危机。

据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，“慎靓王立六年，崩，子赧王延立。王赧时东西周分治。王赧徙都西周”。此东西周，并非通史上所称的西周、东周两个朝代名，应为周赧王时，而非慎靓王时。另据裴骃《史记·周本纪·索隐》，“西周，河南也。东周，鞏也。王赧微弱，西周与东分主政理，各居一都，故曰东西周。按：高诱曰西周王城，今河南。东周成周，故洛阳之地”。

^① 天子，周赧王延。

洪亮的钟声响起,那顶精美绝伦的白玉冠被撞得粉碎,头上一股鲜血汨汨涌出!

老颜率没有来得及抱住少年,抱着那一领扯下的大红披风,随即又嘶声哭喊着扑上去抱住了少年:“太医——快!太医!”东周公、西周公几乎与太医同时冲到,围住少年一阵忙乱。大臣嫔妃老军们不知所措,一片木然呆立,无声无息地跪倒成一片。

变起仓促,老太师蒙了。及至太医大汗淋漓地说了声:“上天佑护,天子无碍。”老颜率顿时瘫软在地。良久回过神来,昏迷的少年天子已经被抬走了。老太师便将东周公、西周公并几个还算管事的大臣叫到一座偏殿,商议处置这起闻所未闻的天子自残事件,还得商议如何应对秦军逼来的灭顶之灾。

跟随天子的老内侍说,早晨起来,天子一直在钟鼎广场漫步,恰好遇到孟津斥候急报军情。老太师不在王城,天子又好奇追问,斥候便将急报交给了天子,并备细说了秦国的汹汹军势。天子一听大急,立即紧急召见东周公与西周公。君臣商讨了一个时辰后,老内侍见天子涨红着脸出了大殿,断然下令全副仪仗出巡。老内侍好不容易聚齐了六百禁军,却见天子两手包着渗血的白布走了出来。身后四名小内侍抬着一幅宽六尺长一丈的白布,上面是八个鲜血淋漓的大字——周室危难,国人用命!分明是天子切断手指写下的了。老内侍大惊失色,扯着天子衣襟哭谏,要太医治伤后再走。少年天子勃然大怒,一脚踢翻老内侍,声嘶力竭地喝令:“走!发我国人!”

又断指。

走遍了洛阳城内的国人坊区,天子慷慨激昂地喊哑了嗓子,却只有十多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愿意从军赴战。天子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郊野,派出禁军与内侍在郊野井田四处奔走,

宣示征发王命，可那些悠悠然的农夫没有一个人理睬。

老内侍说，他怕天子太过伤悲，悄悄与禁军老将在一井台旁恫吓一群农夫，请他们“慷慨请战”，以抚慰天子忧国之心。可那群农夫一片哄然大笑。一个老人说：“洛阳国人都逃光了，我等留下给天子穷耕，已经是伯夷叔齐般孤忠了。要赴战，哼哼，我等今夜便到秦国去过好日子，谁稀罕守在这里了？”吓得老内侍与禁军老将连连赔罪，反复说天子本意是要国人奋起，不是强征拉丁。谁知不说犹可，一说之下，农人们愤愤之声大起。一个女人尖声哭叫：“穷耕的都是隶农，不是国人！平日谁管我等死活？要打仗了，找我等贱民。那些王族国人都做甚去了？”

国家不善待民众，民众就很难有认同感。

那女人的哭叫声天子也听见了。老内侍说，天子愣怔一阵，背过身去挥了挥手。就这样，天子悻悻地回到了王城，又在钟鼎广场无休止地转悠。午后时分，老内侍便听到了方才那不寻常的钟声。

“二位周公，天子与你等是如何商议的？”老颜率叹息了一声，已经隐隐明白了此事根源。

东周公黑着脸：“先王尸骨未寒，天子要三周合一，修改祖制。”

想作壁上观。

西周公淡漠非常：“天子要三周统兵抗秦，何人却敢应承？”

颜率不禁默然了。自从周考王在洛阳王畿分封了这两个诸侯，一周变成了三周，洛阳周室便没有一日安宁。仅有的星点儿力量也被拆成了破碎的三块，你掣肘我使绊闹得个不亦乐乎：东周欲种稻，西周不放水；西周欲通商，东周便设卡；闹哄哄一百多年，硬是成了天下笑柄。《周礼》以分封为本，诸侯一旦封定，只要朝贡如常不反天子，谁也没奈何，连天子也没有办法取缔。周显王想三周合一，没有成。周慎

靓王也想三周合一，还是没有成。今日国难当头，这个少年周王又是自讨无趣。面对如此破局，他这个太师又能如何？思忖半日，颜率挥手正要说话，却闻门外一声长宣：“天子驾到——”

颜率与大臣们愣住了。

少年天子一身布衣，头上手上包着血迹斑斑的白布，胳膊上吊着一副夹板，乌黑的长发散乱在肩头脸庞，面色苍白地走了进来，活生生一个战场伤兵。在以礼制为法度的周人眼里，这可是大大地不合礼法，有失天子威仪。一时间，大臣们你看我我看你，竟不知如何是好。有几个老臣翕动着嘴唇便要直谏，目光闪烁中硬生生憋得满脸通红，却终究没有人开口。

“我王万寿无疆。”颜率站了起来，念诵了一句天子伤病时的颂词，再也没话了。

少年天子谁也不看，径直走到颜率面前：“颜太师，王室土地尚有几多？”

颜率立即清醒过来：“东周西周在外，洛阳王畿五十余里，分为十乡。”

“所余民众多少？”

颜率道：“王城国人十万余，十乡隶农六万上下，共计人口不到二十万。”

“臣工吏员尚留几多？”

颜率苍老的声音中透着悲哀：“禀报我王：自先祖显王起，王室臣工吏员流失颇多，朝臣所余不足五十名，吏员所余二百余名，宫中嫔妃、内侍、宫女、官奴等应有一千余名，总计不到两千人。”

少年天子没有任何表情：“天子六军还有多少？”

颜率向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将点头示意。老将军趋前躬

究竟是手指断了还是胳膊断了？

天子失仪，国家惨淡。

身大声回答：“启奏我王：天子六军所剩六千余人，老弱病残居多，兵器甲冑年久失修……”声音骤然小了下去。

一片白头，没有朝气。

少年天子惨淡一笑，走到王座前却依旧站着，看看殿前一片白头，叹息了一声道：“难为诸位今日赶来勤王。洛阳王钟，已经百余年没有响了。今日本王撞响王钟，是要告知诸位：周室天命已绝，你等好自为之，作速逃生去。否则，秦军一到，想逃也是来不及了。本王不怨天不尤人，只怨列祖列宗没有恪尽王道，坐失大好河山……”

颜率惶急插话：“我王不可造次！”

老臣们一齐拜倒在地，一片哽咽唏嘘中无一人说话。

按照惯例，这便是默认了天子王命，赞同了各自逃亡。虽然老臣们都是世袭罔替的高官显爵，可在几百年的风雨冲刷中，高官显爵早已经缩水干涸得只剩下古铜色的外壳了。在洛阳王畿这种没有财货流通的封闭天地里，大臣没有封地便等于没有一切，仅靠王室的赏赐，连体面的钟鸣鼎食都难以为继，遑论富贵威权？从心底里说，洛阳王畿已经没有了使他们留恋的财富根基，其所以还留在这片土地上苟延残喘，全是因了那虽然已经非常淡薄但毕竟有着久远积淀的“王民”情怀。而今天子有命，也实实在在地面临灭顶之灾，还要死守，似乎是不识时务了。

名义上的老大不玩了，做小的谁还能轻松地作壁上观？唇亡齿寒的道理，没理由不懂的。

“我王且慢！”东周公与西周公一起离开大案，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声。

少年天子冷冷一笑：“两公有话？”

东周公与西周公却是真正地着急了。整个三百多里的洛阳王畿，这两个诸侯的封地占了十之六七，在整个王族与贵冑大臣的式微衰落中，唯有这两个诸侯富得流油，却偏偏又对王室不拨一毛。然而，他们心里却很清楚：天子旗号一倒，连宋国这样的二流邦国占领洛阳也易如反掌，更何况

七大战国？有天子旗号在，纵然洛阳王畿被灭，也能保留一片体面的封地，维持钟鸣鼎食的日月也还是绰绰有余的。这是春秋战国的灭国传统——对国君王族总是保留些许体面，极少赶尽杀绝。若天子与王室大臣作了鸟兽散，则无论哪国灭周，都会拿他们两个天下不齿的诸侯做替罪羊，杀无赦。唯其心中雪亮，这两个诸侯才真正地急了，甚至比天子还要着急。

“臣启我王：国难当头，当思克难之策！”东周公先慷慨激昂地甩出一句正辞，立即又急急跟上，“去国散臣，天子降于诸侯，臣以为甚是不妥。”

西周公立即附和：“社稷存亡，臣亦以为天子处置不妥。”

老颜率冷冷插了一句：“以两公之见，如何为妥也？”他要挡在前面，教天子有回旋的余地。这个少年天子不惜自残，硬生生逼出了这两个千夫所指的诸侯，老颜率已经大是敬佩了，如何能再教伤痛天子与他们喋喋纠缠？

东周公心知老太师主事，“嗒”地一弹玉笏道：“本公出兵八千，军粮十万斛，以为洛阳城防！”

西周公立即跟上：“本公出兵六千，军粮八万斛，以为天子拱卫！”

“两公口贡多矣，如何取信国人？”老颜率罕见地刻薄了一句。

东周公黑脸涨得通红：“明日午时，瓮城交兵，府库缴粮。”

“好！明日午时交兵缴粮。”西周公奋勇跟上。

老颜率松了一口气，转身向苍白冰冷的少年天子深深一躬道：“柱石同心，臣请我王收回成命，容臣谋划全国之策。”少年天子沉重地叹息一声：“但凭老太师做主了。”说罢大袖

天子倒了，这东西周公就
没法玩了。

原来姬平是这个意思，要
逼两只老狐狸出手。

一甩,也不理睬东、西周公,径自去了。

老颜率与一班老臣并两公诸侯留下来商讨。老臣们个个气喘吁吁,说得囫囵话的都没有几个,只是唏嘘迷茫地点头摇头,实无一策可出。东周公与西周公除了出兵出粮,也是莫衷一是,只急得焦躁踱步。最后还是老颜率说了一番想好的应对之策,又对各人做了一番部署,方才散去,各自分头匆匆忙活去了。

次日清晨,老颜率带着天子的全副郊迎仪仗,北出洛阳,向孟津大道而来。

临行前,周王忍着伤痛前往太庙祷告并占卜吉凶。龟甲的裂纹却混乱不堪,令巫师难以拆解。虽然如此,随行的颜率还是大感欣慰,竟蓦然闪出一个念头:若当初的周显王是这个少年天子,周室岂能衰败若此?一个行将灭顶的王族,却出了如此一个刚烈睿智的少年天子,上天何其残忍也?当少年周王拉着他的手依依送别时,老颜率终于忍不住老泪纵横了,他破例地匍匐下年迈僵直的身子,伏地三叩,却连少年周王那清亮带泪的眸子看也不敢看,便匆匆走了。

颜率兼程赶到大河南岸时,荒凉沉寂的孟津渡口,已是天地翻覆了。

可惜此君不寿,否则,还真可能有作为。

第一章 无妄九鼎

一 奇兵破宜阳 千夫长崭露头角

启耕大典一过，秦武王嬴荡下令：“攻克宜阳，打通三川，五月进军洛阳！”

丞相兼领上将军甘茂精神大振，决意以赫赫武功在秦国站稳脚跟。他本是楚国下蔡的一个布衣之士，当年被频繁出入楚国的张仪说动入秦，又经樗里疾直接引荐给秦惠王，做了执掌机密的王室长史。这长史虽然兼领宫廷禁军，毕竟是文职大臣，在战国刀兵之世尚不是一等一的重臣，也不是名士谋求的功业目标，甘茂自然不甘久居在如此职位上。也是机遇际会，秦惠王恰恰在晚年得了怪诞的疯癔症，太子嬴荡又恰恰需要一个老师，张仪、樗里疾与司马错三位大才权臣，恰恰又忙得无法承担这个需要时间的职责。于是，秦惠王临机决断，教甘茂给太子做了没有太子傅爵位的临时老师。恰

攻宜阳确实是秦武王时的事，但当时的周天子应为周赧王，而非慎靓王。据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，周赧王八年，秦“拔宜阳城，斩首六万。涉河，城武遂”。另据《史记·樗里子甘茂列传》，“秦武王三年，谓甘茂曰：‘寡人欲容车通三川，以窥周室，而寡人死不朽矣。’”若按秦武王三年开始筹备攻宜阳，这时也应该是周赧王在位，而非慎靓王在位。但写小说不是写编年史，如何编辑剪裁史料并创作故事，难度非常大，错位、集中场景等手法就免不了。小说是看故事，但在看故事的同时，也有必要知道那些被小说隐去的真事。

嬴驷好歹有个磨炼期，这藏荡磨炼期短，行事恐怕会鲁莽些。甘茂上位，也属正常，做君王的，总得找一些自己器重又有默契的臣子来合作，不是有才就必须得用，有才还必须有默契才好。

审时度势，甘茂似乎别无选择。

恰这个太子嗜兵好武，与兼通杂学喜好谈兵机敏快捷的甘茂竟分外投机。此时又恰逢秦惠王疯癔症经常发作，甘茂自然成了太子斡旋朝局的柱石人物。及至秦惠王骤然崩去，张仪司马错先后去职离朝，甘茂骤然凸现出来，三个月间连升六级，做了丞相兼领上将军，权倾一身，炙手可热，在秦国历史上独一无二。

然则，甘茂很清楚，在极为看重军功的秦国，不管你是何等勋爵重臣，没有赫赫战功，便没有深植朝野的根基，对于外来名士，便不能算在秦国站稳了脚跟。赫赫大功如商鞅者，若没有一战收复千里河西的最后大手笔，在秦国也不会形成举国世族连同秦惠王一起也无法撼动的根基，生前如圣，死后如神，使秦国朝野永远在商鞅的轨迹上行进。在名义权力上，甘茂虽然已经可与商鞅比肩，但在实际根基上却是霄壤之别。且不说秦国民众大多不知甘茂为何许人也，便是在朝在国，他这丞相也远不能如张仪那般挥洒权力，他这上将军也远不能如司马错那般独领三军而举国倾心。有个总是嘿嘿的右丞相樗里疾矗立在那里，甘茂的丞相权力就只能是个领衔架子。有个醉心兵事的新秦王，甘茂的上将军权力也只有大打折扣，实际上也就是个处置军务城防粮草辎重的国尉而已。说是国尉，也只是对上将军权力而言，而不是自己能真正地行使国尉权力。国尉府的那些大小司马及其管辖的府库要塞将领，个个都是浴血杀出来的悍将，人人都有一身疤痕晶亮的红伤，都有赫赫军功爵位，都能历数秦国名将的用兵战例，你没有大才奇功，休想教他们如臂使指般服从，事事都会碰到无数磕绊……所有这一切，甘茂都看得一清二楚，不打几场大胜仗，他在秦国必是长久的尴尬。

三月中旬春暖花开，甘茂统领十万大军直逼宜阳。

可就在大军开出函谷关的那天晚上，前军主将白山带